

解

脫

集

解脫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詩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  
杭行餘杭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  
得閒眺望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蚕  
娘泥濘沾衣袴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

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二

一心閒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歡孤枕逼  
簷雷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  
予呼天漏雲不十大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  
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質問我亦不知奔波為  
何物越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人豈不思歸山

淫成痼疾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  
地十分未了一雲霞朝到眉魑鬼夜入室遇佛  
覓定方逢仙談飛術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  
名勝尚可窮遊子興難畢

解讀作居越人呼  
子規為爹解非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榮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  
脫稿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媪淡冶天微醒春  
沉霧尚飽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  
高踰嶺天乍小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

封其半恍若衣輕縞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  
四領盡兒孫纍纍爭圍繞一乳作鳳飛一支學  
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攬山形雖渾成石  
貌寔妍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何況陟其  
巔遵途亦已好

天目戲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  
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艸拾他糞掃堆秘  
作無價寶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

文閒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聽難瞞俊闍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籠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  
波上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蟻虱人妍  
醜尔何狀丘翟語曰知舜噲禪為讓禪中間是  
非甕裏狂波浪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表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  
海水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

神聖乃爾

贈海禪

海公知道者閒雅好威儀  
餉客雲千斛論心棒  
一枝豈無真法友  
畢竟所依誰  
余亦貪佛去  
同  
君乞聖師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峰  
帝網羅更憂塵界  
少却巖嶺  
雲多說法鳥成馬  
窮源水是波  
死關真箇死  
賺  
爾兒孫何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禮懺會境也  
題詩耘石分香艸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隻眼望  
汝小斯兒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帟攔杆十路捷生虜手挈頭顱  
百顆歸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羸無氣力縣  
家明文防鑿賊空房夜雨刀瘢寒兒孫驕呆去  
不得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為我設齋供坐斷活埋關醒却高  
峰夢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回首鳥子飛歸  
來鼻頭痛僧有鼻疾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蹟多少時證得觀  
自在不受喧窸塵蹠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  
通却成礙

沈母篇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玄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歛贖得遺編  
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軻名立部  
疏得報溫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  
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慙無  
一錢將供母閉門親寫法王經

徽謠戲東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掀髯坐黃堂要把奸  
頑掃披霜夜書僉戴星朝畫卯移文四五張禁  
約三兩道村心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匹

葛冬穿一領襖門子赤脚多皂隸白牌少世人  
眼如豆便道太守好誰知大夫心厭之如糞艸  
本是雋男兒扮作酸寒老慈悲心愈毒麤豪膽  
乍小閉門錄高士留客抒愁抱是法皆明暢無  
幽不洞曉只此一寸心愈叅愈不了人品高難  
判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贈潘庚生

彌天作旅人着處為眷屬新知與舊歡湊集如  
雲族堂上羅楚羞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

階懸馬轂麵縷大如柱盤鮮高于屋鞭車行酒  
盃猶恐歡不足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  
沈宋門寧作李王後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穽獄  
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萬事無奈君難君只  
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奈君何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冶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  
苔錢轉聚鄭莊驛茶鎖陸羽泉每于詩外肯悟  
得句中禪

用韻贈庚生

塵柄韻如屑，匡床味似禪。  
閒惟追酒伴，忙亦檢詩編。  
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  
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閣在休寧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  
千山列魯儒，拱揖不知數。  
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  
累土作尖峰，上有參天樹。  
海陽多賈人，織畝饒積聚。  
握筭不十年，豐于大盈庫。  
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  
讀書

師端木駟馬光道路子淵豈不賢翻被空空誤

喜逢梅季豹

曠里少冶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噴活佛不  
能度摹擬成鈍賊七子通相誤羶骨蝥廻旋驢  
脊蒼蠅聚徐渭饒臬才身卑道不附近來湯顯  
祖凌厲有佳句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丘郎  
發孤峭髯也清而露越中有二齡解脫詩人趣  
立意出新機自治自陶鑄舉世盡奴兒誰是開  
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洗眼讀君詩披

天扶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衆人嗔我  
喜天下憎君慕難壇如可盟旗幟為君赫

戒五老峰題石

嘗恠揚真珎作備飛來峰名山如有靈請以一  
九封齊雲富竒壁題識徧空翠卷石亦不容嶽  
神有何罪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  
峰筆災尚未至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山神  
已證明後生毋輕易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即  
矜重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  
古復飛動天然置盆景供彼高真弄常恐巨靈  
知筐篚充天貢幽岕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  
萬絲飛雲綵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即前闈石橋即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  
十五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席嶽神饒客情閣  
起千峰雨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畝涼陰可一庭茶煙和霧出燈影入  
流青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谿聲寒到枕闌  
戶了遺經

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卧地石山屋傍  
墻枝字毋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岐  
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千場談快事一笑出  
層灘炭粉和為饌石斑鱠作盤梅天多驟雨重  
衣晚亦寒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為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  
神聖近來陶學士頗不遵先令獨喜鄉人章議  
論能持正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  
龍休貪十世盛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  
艸髡和尚嶺石腐秀  
才灘入峽逢天小投厓歎  
鳥難輕舟薄似紙未  
慣也心寒

二

咫尺愁溪盡縈迴覺路疑  
小舟尖似履細纜密  
如絲下水貪竒峻歸舟歎  
嶮巖相逢不用羨亦  
有放流時

三

惟石穿江出江清石亦寒  
或從舟底見或作假

山看聚客多茶店徼人上米灘溪流惟較險下水也平安

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元巖聽鬼語野燒灸  
龍醒樹古疑唐族碑歌或宋銘過崖逢父老傳  
說有猩猩

五

市部全然少嵯邨大底同谿雲千片黑山火一  
絲紅暴雨蒸沙氣高巖逐去風驟來應驟解昨

夜月如弓

六

山都吟復笑，握語是耶非。  
黑江湖面純青客，旅衣艸根魚子長沙末。  
燕兒飛家信，雲捎去郎歸計日歸。

七

雲細燕山出，溪澄見底空。  
買鹽多婦女，沒水盡兒童。  
江有往來賽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  
得失在頭工。

八  
艸豐不辨樹山隱却如烟  
客舫因灘淺牽夫傍  
兒眠家世風濤上生涯  
茶鹵邊歷盡川湖水歸  
來尚少年

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  
山雲低屋帽谿雨惡  
侵袍欲得忘心意除非  
伐頂毛將鷗與鷺比  
畢竟是誰高

十

涼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  
筏上行沙鼠雲中  
野猴天長鴨綠水斛許  
翰青舟萬里遊垂盡六  
休休未休

嚴陵

谿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  
縱有百尺鉤豈能到  
潭底

二

文翁真為先生真無用  
試問宛洛都誰似  
灘重

三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  
為姓

四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或言漢梅福君之妻  
父也

嚴子陵灘限韵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  
不廉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纒了



無似戟髯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  
履乞我上上籤

二

不是劉文粹詎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  
而已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  
者趨如市末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  
龍馭若真蛭蟻

三

不肯勦為理咄咄嚴子陵皋夔與管商問君能

不能衆狗逐羶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  
用強奔騰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不見東陽  
殷強出如凍蠅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四

因山以為臺因水以為灘因州以為絲因木以  
為竿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矧  
矧亦難瞞寧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別恨篇為方子公賦

種得油麻未長撒他李子何安寶枕鴛鴦綠

金爐鼻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端  
鯨魚癡兒駭女接命朝餐晚餐獨自弔形弔影  
誰人知煖知寒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妾難

贈李雲峰

西湖多奇山其膚乃在水杭人伴婦遊嗜肉不  
嗜髓先生每追隨繭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  
席跑泉始

二

追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屨高坐享

天樂敗石齧鞋耳罡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  
曾伴鳩鷺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套取桃花  
為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二

著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花神欲謝  
廉明宰分付袁郎好作詩

三

羅綺如烟粉作丘青娥國裏小諸侯吳宮不敢  
談花事只恐河陽見亦羞

四

白面烏紗不解為貪他絳葉與青枝來時飛花  
去結子使君何事不狂癡

和雲棲韻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  
索布施更向佛頭種葱韭讀書十年未識字持  
戒三生不斷酒出家世世學童真逢着師尼盡

解紐

雜詩八首別石叢

一笑白雲來一慟青山別  
相知寔相知處難容舌  
一等是肝腸輸君生死切  
烈火燎虛空火盡空不滅

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  
誰識楚越人萬里為奇偶  
我腸寄君心君言出我口  
覓同本自無異于何處有

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鏘  
猿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騃是仙是凡人請  
君自揮解

四

君携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  
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苦  
他雙脚底

五

學道不學禪談理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  
讀字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龐道玄天  
下盡兒戲

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凰  
兩鳥排雲挾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梁  
下界豈無七寸之粳米爭奈網羅纈纈常高張

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覓性命三八胡西易金



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衰到時感  
後來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能再相從否若駕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徧虛

剃却顛毛剃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告君古佛  
無多子着了邊旁亦是人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栽烟霧蒲團藉艸莎雷峰定裏火湖水觀

中波削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  
佛柰他何

別黃道元

驛路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  
興闌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  
公家半宦半儒卜居在城在野雁蕩或東或西  
雙門之上之下

憇法相

降脚微微仄萱稍个个清聽鍾龍馘每入

經行鞭笋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  
倍惜塵情

蜀黃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若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  
驢飢說帟歸途怯懷人夜夢癡一燈禪榻下傍  
着小沙彌

湖上別限韻同方子公賦

寧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  
丘土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窶萬五千樹花百

二十回舞花為結子忙人為別花苦譬彼一天  
雲特地吹作雨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得舞字

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  
成泥誰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  
吻不能嘶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鸞棲曷為近湯  
火為他羊與鷄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夜絃  
招鶴侶曉詠托梅妻竿水饒活計雲嵐足品題  
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得低字

三 余家塚子山故云

一段青石堤，嫩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  
成行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  
玉砌為堂安得塚，子山吹來置此傍。醉中發狂  
思醒後，益周張。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  
得楊字

四

葛巾不束毛紗袴，常見肘無日不醒。花有時坐  
枯柳，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既荒唐。富  
貴復難偶，杭人有諺言。言卑趣則有，雷峰變作

糟西湖化為酒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  
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得柳字

五

天地如懸鵠聖賢若藏閹燭火照茫茫誰是的  
路頭官者為利縛隱者為名囚玄元無點化術禪  
有知見憂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  
葉枉自費雕鏤

得樓字

六

年年負空篋滿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

難任抱牘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清神藥正  
我狂華心苦吟終為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  
淵捃拾到虫禽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  
陟其顛洗耳聽仙琴

得心字

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  
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  
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  
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得月字

舟中寄江進之限韻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  
天都醉中途山神長笑持其鬚渴飲仙人漿寒  
分玉女襦奚囊雖小挾所貯盡竒珠世無售珠  
人欲開復踟躕前者道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篋  
玩三日略亦寶其膚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  
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得珠字

二

一病衰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



刻添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枕書調倦眼照  
影鐫霜髯東齋艸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  
篋侍兒匿牙籤少婦乞畫眉雙腕痛花僉管城  
頭轉禿空闥笑不鹽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  
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

得簾字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  
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脚病  
後猶存一握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閑話儘

逍遙

二

無官有客尚留吳，難道陶潛不腐儒。  
魂亦尋花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鶉鴒。  
孤燈影瘦寒山寺，荒艸流青夏駕湖。  
事佛求仙渾未解，一毛聊欲比楊朱。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官長。  
干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  
前者為吳令，始復羨游客。  
覺彼白衫寬，恨

我腰帶窄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  
量客比官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塵欲得  
客如歸同年作主人

答徐伯潤

客徑州許長多君不忘故珍重品字書斜封三  
尺素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朋友誰多  
半鷗與鷺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衝  
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瞳人戢電光飛白寫  
輕霧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  
得許佳句黃金類讐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  
典為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  
竒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  
君酣舌戰

解脫集卷之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紀遊

遊惠山記

余性疎脫不耐羈鎖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每  
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終  
厖冗襟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余既病痊  
居錫城門絕履跡盡日惟以讀書為事然書淺

易者既不足觀艱深者觀之復不快人其他如  
史記杜詩水滸傳元人雜劇暢心之書又皆素  
所屬屐且病餘之人精神眼力幾何烏能兀兀  
長手一編隣有朱叟者善說書與俗說絕異聽  
之令人脾健每看書之暇則令朱叟登堂娓娓  
萬言不絕然久聽亦易厭余語方子公此時天  
氣猶暖登臨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  
舟載兒子開與俱行茶鐺未熟已至山下山中  
僧房極精邃周迴曲折窈若深洞秋聲閣遠眺

尤佳眼目之昏瞶心脾之困結一時遣盡流連  
閣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無踰山水西湖  
之興至是益勃勃矣

惠山後記

茶與酒一也惠山泉點茶特異而酒味殊不如  
北釀或者謂南水甘北水冽甘與酒不相宜以  
是有異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專其  
嗜于茶僻居江鄉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潢為  
偶如好色人身處宛鄧癭瘡滿室自以為左牆

右施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吏吳以來每  
逢好事者設茶供未嘗不舉以自笑然務煩心  
懶茶癖盡蠲雖復傾國在前而主人耄且曠較  
之癭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予居錫城往來  
惠山始得專力此道時瓶壇蓋未能斯須去身  
凡朋友議論不徹處古人詩文未暢處禪家公  
案未釋然處一以此味銷之不獨除煩雪滯已  
也一日携天池園品僧數友汲泉試茶於此  
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



山為湯沐益以顧渚天池席丘羅芥陸蔡諸公  
供事其中余輩披緇衣老烏勝于酒泉醉鄉諸  
公子遠矣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  
飛湖上也午刺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  
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繞一舉  
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  
大略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

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  
淨寺覓小修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歸州  
州領略未及徧賞閱數日陶周望兄弟至湖山  
好友一時湊集矣

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烟為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梔杏相次開  
發尤為奇觀周望數為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  
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梔花所

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烟  
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  
之盛多于堤畔之柳艷冶極矣然抗人遊湖止  
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  
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  
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

狹為今侍中所增飾工緻遂在六橋之上夾道  
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  
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襟花每  
步其上即樂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  
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  
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予曰此雨為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  
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

寸餘遊人少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  
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卧地  
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為樂偶艇子  
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  
浩歌而返

孤山

孤山拳峙湖中和靖墓在山後荒梅數株虬曲  
巖壑間逸士風標可念也凡遊湖者午刻皆積  
岳墳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投壺博塞以為樂

杭人為余言往時處士墓亦曾被伐彼綵士豈  
有崔姨金盃盜亦不智矣

### 西陵橋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結同  
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  
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  
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  
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得借作西  
陵故寔耶

遊飛來峰至北高峰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為甲其陽巉秀削而冷且潤其陰敞窈窕通明嘗惟南宮癖石求所以溺而丈者不可得及披蘿歷巔窮觀石態玩其道逸之趣與夫剝露生成之巧然後知南宮之致遠也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沂澗而行青壁屏其前碧流帶之流稍闊則泓而為潭石稍岌則卷而為砥水迅而石折則相觸為鳴琴而落為紳帶白香山記冷泉殊覺未盡其幽麗也韜光

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  
婆娑艸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合五絡達于山廚  
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  
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拈拾及登  
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  
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與石簣同登  
北高峯絕頂而下

遊龍井記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泠泠從石澗中



出僧房爽塏可棲嘗與石簣汲泉烹茶于此石  
簣問龍井茶與天池茶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  
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稍出天池殊不  
爾大約龍井茶雖香尚作艸氣天池作豆氣虛  
丘作蘭氣唯芥韻致清澈風味如泉石茶之逸  
品也芥茶葉粗大洗淨方可注湯下者猶能蠲  
煩滌滯往余嗜芥久飲天池則脹然皆芥之下  
者芥去長興近山中富人每以重賞先一歲構  
下而山中所出復不多以是極為難得近日微

人有寄松蘿茶者輕清略勝天池而風韻少遜  
龍井之嶺為風篁石為一片雲神運石皆有致  
獨近特粧點過麗微傷俗耳秦少游舊有龍井  
碑記今不知在何所矣

過煙霞石屋洞題壁

煙霞洞蒼寒古雅陰沁入骨清絕不堪久坐石  
屋欹側如片雲可布几席而洞為傭奴所據嘈  
襍若市穿巖而出得樹石少休繼者不已棗面  
而腥者益譁遂去至此始覺烏紗皂隸亦微有

快人處因書之壁以告賢士大夫之清逸者慎  
無以呵導為俗而輕去之也

遊蓮花洞記

蓮花洞之前為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縱目  
湖光泛歟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  
牽風引浪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  
也洞石嵌空裝綴巧踰雕鏤但山中搜之即得  
不甚以為異大抵吳山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  
四達愈搜愈巧近若紫陽宮石滌出者甚多噫

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澆洗其魄其奇與  
何止此哉

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

午憇勝果寺酌泉緣崖而行憇月巖覽御營舊  
蹟觀排牙石石巉穿秀潤骨色俱古恨其不生  
飛來龍井間耳山顛席江帶湖其觀亦偉然西  
湖豈不以此為勝石簣嘗以余不登保旂塔為  
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冶高則樹薄山瘦艸  
鬢石禿千頃湖光縮為杯子北高峰御營山是

其例也雖眼界稍闊然此軀長不踰六尺窮目  
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為哉右蕢無以難歸途  
風力稍勁石蕢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石蕢  
素不能一蕉葉同行者謂黃河一度清也遂紀  
之

遊吳山記

避客不數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  
匆匆一過紫陽宮及一長者園亭耳紫陽宮石  
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未足方也柰何辱之

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其地又  
近臺使者公署雖城中遊人亦無至者石固有  
幸有不幸哉

湖上雜記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初次遊湖次從五泄  
歸再次從白嶽歸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  
各一宿餘皆居淨慈僧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  
如郭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搗谷被野  
露地而主者半達曙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

不可近法相長耳佛極可叅竹可風泉可酌笋  
可食酒可飲獨僧少可與語耳淨慈木石廬舍  
皆精宗鏡堂居然亭尤為絕景余所居僧房亦  
與僻古木繁徑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  
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  
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雷峰下與  
虞長孺兄弟語或渡昭慶訪禪者及遊客以為  
常課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  
峰高麗帟砲真珠之屬皆常出沒之處靈峰去

人遠尤覺閒寂僧房甚精寺傍有地一區松石  
竹澗無一不具價亦不甚高余意欲買為他年  
棲止之所以去住不常遂止其他失記者尚多  
聊識一二以俟後期

遊湘湖記

蕭山櫻桃鶯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  
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  
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莖如荇其  
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



膠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解  
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  
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  
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  
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  
故世無知者往問吳人皆云蓴立秋方有味亦  
不大佳而此物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  
鱸魚當是別種嘗讀雞跖集四月蓴生莖而未  
葉名為雉尾蓴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入七八

月有蝸蟲不中食至十月冰凍蟲死雖老猶可  
食疑即此物沈令又為余言湖中色色皆佳維  
芟蒲野艸之類土人取以糞田肥澤特異他處  
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遊時正值湖水為漁  
者所盜波面甚狹行數里即返舟同行陶公望  
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失望

遊禹穴記

禹穴一魁土耳禹廟亦荒涼獨以玄圭名重于  
嵩華未可骨態論也然會稽諸山尖秀淡冶遠

望實佳王子猷所云山陰道上斯為傳神余嘗  
評西湖如宋人畫會稽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  
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  
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  
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  
為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  
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  
水亦有命運耶

宋六陵記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  
騎常若有俚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  
骨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  
碑碣皆荒斷不可讀山勢回合架數敗宇其間  
惟有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而已相與悲  
歌感慨泣數行下既而自笑鬼若無知則暴骨  
舍珠高碑廢壠等作一丘鬼若有知玉魚金盃  
之恨今已銷歇且禹陵之卷石視六陵之荒址  
其榮枯能有幾也遊者乃樂彼而愴此噫亦惑

矣

蘭亭記

古今文士愛念光景未嘗不感歎于死生之際  
故或登高臨水悲懷谷之不長花晨月夕嗟露  
電之易逝雖當快心適志之時常若有一段隱  
憂埋伏胸中世間功名富貴舉不足以消其牢  
騷不平之氣於是卑者或縱情麴蘖極意聲伎  
高者或托為文章聲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  
與夫飛昇坐化之術其事不同其貪生畏死之

心一也獨庸夫俗子耽心勢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種腐儒為道理所錮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極無足言者夫蒙莊達士寄喻于藏山尼父聖人興歎于逝水死如不可畏聖賢亦何貴于聞道哉羲之蘭亭記於死生之際感歎尤深晉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選獨遺此篇而後世學語之流遂致疑于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此等俱無關文理不知於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觀其以閑情

賦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蘭亭在亂山中澗水彎環詰曲意古人流觴之地即在于此今擇平地砌小渠為之與人家園亭中物何異哉

###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為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艸綿茫如烟蛙吹

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  
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兩眼差同耳石簣  
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吳縣令眼詎不  
高與四坐嘿然心誅其顛

### 西施山

西施山在郡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今  
為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  
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謂石  
簣此詩當註明不爾恐累他時文恪公石簣笑



曰爾昔為館娃主人鞭蕪叱喝唐突西子何顏  
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  
家子矣

吼山

吼山石壁悉由斧鑿成峭削百餘仞乍見亦可  
觀山下石骨為匠者搜去積水為潭望之洞黑  
如墨汗深不可測每相去數丈由石柱一以支  
之上宇下淵門闔洞穴窈窕迂迴雨後飛瀑綴  
簾而下余等自外望興不可遏呼小舟遊其中

潭深無所用篙每一轉折則震蕩數四舟人皆  
股慄因停舟石壁下觀玩良久陶氏有山房在  
此頗稱幽竒然荒蕪甚軒前州深大餘矣

由諸暨至五泄寺記

越人盛稱五泄然多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  
其勝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五泄去諸暨七  
十餘里一路多頑山勢甚散緩無卷石可入目  
者余始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  
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

所困者心懼乃各退出唯靜虛疾進過嶺四五  
至洞深處為澗所隔始返徐文長曰洞崖竒于  
陰五泚竒于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  
時幽時曠時逼竒于陰陽之間數語得之矣

初至天目雙清庄記

數日陰雨甚苦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  
僧留宿庄中僧房甚塏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  
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為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  
山僧供茗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

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  
溪聲非雨聲也石竇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  
即同行

天目一

天目幽邃奇古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  
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  
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  
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  
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與巧石徑曲折石壁

竦峭二絕也。維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山  
間雷聲僅似兒啼四絕也。蘇子瞻集中云云。然  
恐他山高者皆如此。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  
如綿奔騰如浪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虞  
長孺云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  
不能悉其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不踰數尺  
而偃蹇輒數丈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  
笋味清遠非他處所及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  
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

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  
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  
霽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  
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  
僻小不足當隻目柰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  
些子尔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  
而別

天目二

天目之山敞于幻住奇于立玉險于獅子巖幽

于活埋菴菴小而飾竹石皆秀面峰奇削廣不  
累丈遊人行刀脊上髮皆豎峰顛老松偃右側  
出周望緣而上坐其幹余謂陶王孫今即真矣  
周望身羸瘦故有此戲獅子巖架壁為閣下臨  
無地巨木繡壁如非飛巖怒壑不可盡狀立玉  
骨色類湖石一峰拔地立玲瓏纖峭高千餘級  
四面石壁刻露攢青簇黛似有高手堆疊而成  
米南宮所謂秀瘦皺透大約其體石之變幻奇  
詭者也峰腰板屋二間一頭陀坐其中縣破瓦

釜壁間掛一烟黃本其行脚時所著論也行迫  
未及問其名字從立至此徑甚嶮面臨絕崖  
梯級而下不容半趾一老人從平路望兩足酸  
木遂不能步幻住即中峰道場景尤空濶諸峰  
竒態畢供眼前從山足至此可十餘里由幻住  
而止愈高峻然佳處皆在山半好事者若遊至  
再抵幻住便可息足矣

聽響水石記

石在天目山半靜而聽之中有流水聲韻致清



遠名響水石石高二丈餘廣倍之色冶而骨道  
可補石譜之闕

齊雲巖記

齊雲山以瑰奇甚懸巖飛谷布滿竇壑間天門  
石罅一道尤為勝絕獨碑碣填塞可厭耳巖人  
好題亦是一僻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余謂律中  
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  
何也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  
吁亦不仁矣彌陀巖五老峰石皆突兀而微之

秀潤山骨亦不曉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  
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  
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石橋巖記

石橋巖略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濶去齊雲二十  
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  
雨同行半道歸者皆悔

宿落石臺記

下齊雲乘筏沿溪至落石臺石墮溪水邊倚絕

壁可布一席岼上僧孺絕無好事者聞客來皆  
閉門近巔一墻宇甚精余顧石簣曰此地可闌  
入不須更問主人也拉石簣入諸客亦逡巡入  
溪光山翠錯雜几案二少年出揖貌甚清客曰  
此會稽陶先輩也二少年踴躍復揖治酒閣上  
與之商舉子業至丙始休溪聲徹夜鳴如萬松  
聲次早二少年索詩及題額余名其閣曰溪聲  
石簣曰此余天目所夢之雨也因名其齋曰夢  
雨各作詩二章遺之

新安江行記

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翠疊隱隱見水中時有  
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右江行之一快也江為  
山所夾東流千里右湍迅速目所注視輒不能  
了而山喜為回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  
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為竇也或云水東而山高  
其地不得不蓄余謂孫吳時每以置流人謂其  
地饒腴荒瘦彼時山川固已如此夫今之匝地  
而商者誰非薇也水行舟楫陸行車輓捲江海

而注之徽、而其俗又皆纖畜力作、雖山不折、江不縈、處寧不富也。徽人近益斌斌、筆縉料壽者、競習為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盡苑書家、多有可觀、獨矜習未除、樂道訟而愧言窮、是為餘結耳。官舟脆薄、可駭灘水、方發迅捷之極、凡二日至嚴、其山川道里之詳、不得而志之矣。

釣臺記

登釣臺之日、天已昏黑、燒竹讀壁間詩、館人云

山間有席余等興發不可止至半嶺導者云天  
黑艸深不辨徑踟躕乃下坐石上與石簣論子  
陵人物余謂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當新  
莽之世天下崩潰騁捷足而攀鱗鬣此亦志士  
一時翁何戀戀一卷石也或曰子陵者其高義  
不屑為故人臣而其英傑之氣凌厲厲亦決  
然非人臣度也夫義不臣故人當時首事者不  
盡故人也氣不為人臣方賊臣貫盈逐失鹿而  
獵漢家已溺之鼎此其辭亦直名亦正且光武

何人也英雄不世出之主也當群雄相角文牂  
急士之心如渴求水故人誠可用其所以物色  
尋求者豈待即位後哉知不可用故待故人者  
止于諫議知故人之必不為我用因而以虛名  
與之也故寵之以足加帝腹嚴翁之為人不能  
出光武之目明矣石叢曰如子言子陵一庸人  
耳何足道余曰不然子陵以無用為用者也知  
其無用而不用此識勝也不求用人雖欲用我  
而不可得此才勝也故才與識一者不至未有

能隱者也不然既不知己之無用又不能堅已不用之心以自全其不可用此殷浩種放之流所以聲名不終而隱顯俱失者也其視子陵品格何止天淵哉

雜著

會心集叙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



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  
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  
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  
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  
而欲語足蹠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于  
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  
蓋指此也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  
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

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  
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  
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  
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  
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  
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  
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  
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  
如君而趣如此者哉

蓮雲泉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  
至房可里許夾路多古木雜卉正面與藕花莊  
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  
此余今歲同陶石簣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  
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  
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  
來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  
好淨者多強人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

凡釜甑瓶盤之類為僕子所羶亦無嗔怪二可  
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  
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麁豪  
蓮公不厭余性狂僻終日嬉戲無一莊語蓮公  
不以為顛五可喜也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  
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  
要一錢作客不能募一錢名惟檀越實無半文  
可布擬欲向交遊中在官者為之分疏一二而罷  
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為力藥師琉璃光如

來將謂中郎為何等人哉。雖然，余有妙術，能使  
一塵一沙盡作黃金，供養諸佛。恐蓮公此時持  
不貧戒，尚未敢輕語。蓮公記之。此地名淨居菴，  
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為樓，  
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  
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  
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觀斯  
記者，嗔與笑與。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酒為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指艸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為卒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券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為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窓竊聽以為樂其一即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為碧

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惟揉官鬼穴務窮  
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  
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  
音洞三余嘗戲謂暉它時見闍羅脚色甚可觀  
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  
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  
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  
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鯨居二十年  
無日不飲酒謹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為浪友後

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直少取之不一  
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  
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為若悔執暉攢眉曰  
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雖然暉若無  
菴它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  
可施也夫

祇園寺碑記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涼甚問之僧賢  
曰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為朽木治宮室余既自



五泄歸憇蕭城入祇園寺佛廬一新不覺吐舌  
曰怪哉性理國也而佛事如此詢之父老始知  
為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按舊記祇園始于玄  
度成于徽陽王相輪香剎飛自天竺故像遺廬  
驗于曇彥勝國末僧拳改創之至今始再修葺  
余觀野史載蕭誓為玄度再來誓之後為裴休  
休之後為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  
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  
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猶

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表子曰象  
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于梁亦莫敝于  
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為奴  
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  
縛義解為崇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杜口達  
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  
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為崇  
佛實佛寬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  
出家偶爾示現毘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

長自哀周未必不轍環求用尼丘種出甘藜安  
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  
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與戚戚捨身沾  
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噓  
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  
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遂爾深入退之可  
謂得髓者矣沈君雋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  
謬至於祇園此舉似猶以象法教民者諺不云  
乎多處減此子少處添此子今浙東像法之衰

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小陶論書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却帶俗氣當從  
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  
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為白雪樓學書  
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為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  
畦徑可入學者摸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  
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  
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

法者魯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  
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  
宗儒旨一以貫之矣

紀夢

夜坐淨寺與方子談及異夢方子曰余往得一  
夢甚異至一區署朱門畫戟有若王宮初從東  
階入殿前列兩高臺二猛士立其上朱髮綠睛  
形貌可駭殿上立長人三高數丈瓔珞被體聞  
旁人云此諸天也行至殿前一長人問欲觀汝

前身否旁有青衣人即時領出殿外至東廊內  
見一道人坐蒲團上持木魚面瘠而黃愀然若  
不自得者看畢還引至殿長人復問曰欲觀汝  
後身否言未既臺上猛士跪立殿下以手中所  
執鍊杵向上一揮火光迸散前時所見長人殿  
閣皆隱猛士引至一小竇中以手牽一人出首  
着長絨焦髮垢衣乃己身也因自念平生作何  
罪過受此苦痛一泣而醒方子又言往先母在  
時夢一鬼卒執符若今州縣隸追呼者有母姓

字在馬時一甥在旁兩人注告鬼卒曰願共減  
數年壽以益母卒指甥曰外人那得減余踴躍  
曰即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鬼卒領之而去閱  
十年母果卒余因謂方子爾骨相不類壽者既  
減十年後歲那得幾爾長械之期近矣方子歎  
然久之

紀怪

夜坐雙清庄與石簣各譚新鬼石簣言余嫂以  
去歲卒卒之日一婢忽顛自言為某村某家婦

以縊死隨衆鬼乞食至此臨去為衆所擁不得  
前因失道此時飢餒甚可以一飯飼我其求食  
之狀甚淩迫極可哀憐頃之飯至婢遂仆地上  
如睡方醒問之一無所知又言其鄉有一士夫  
家婦病中忽言某姑某娘子來某姪某姪來皆  
死十餘年或一二年者與之酬答一如生人禮  
數日忽言閻羅來杖我矣即以身跌地受杖痛  
楚之聲徹于中外遍身皆有杖痕或跪地以手  
受拶十指俱青血涔涔滴下或旋轉床上迅疾



如風聞之則曰閻羅磨我其毒苦之狀百倍人  
間數日後稍甦自言其本上仙謫向此土因忘  
却舊因處世妬嫉故令我活受此報今報已盡  
當復歸天上矣言已遂卒又言近一族孫婿婚  
未半載夜夜見一美婦人來與同寢處遂與妻  
別室未幾舉止頗甚每向人言世間無可戀除  
却死更無樂事時以襪繫自縊或投水中家人  
環而守之一夕守者倦竟死于廁與李赤事絕  
相類三事皆可紀故識之于書以廣異聞

余至齊雲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問其故道士云某鄉某孕婦死埋某處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有識之者曰此某人婦死半歲矣以故語夫夫隨開棺驗之見一兒卧婦旁氣息微温因取養之今年四十餘家累萬金余遍問徽人徽人皆曰此近事其人可召而致與此汴京勾異所載絕相類乃知古今怪事亦有同者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

與方子論淨土

方子曰余聞雲棲諸僧云念佛可生淨土是不  
余曰然書傳所載不暇遠引姑言余所目及者  
家伯修有次子名登年甫十三病癖自知不救  
將終泣問余曰姪今日死矣有何法可以救我  
余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無可  
戀者汝當一意想佛可也余因令姪合掌念佛  
諸眷屬圍繞高聲讚揚頃之姪忽微笑云見一  
蓮花如土色而微紅言既復念頃之忽言蓮花

鮮明甚世間花色無可比者比前較大頃之忽  
言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忽言室中有  
不潔人花佛皆沒伯修因起索屏後適一婢至  
正當浣濯之夕伯修叱出令諸人依前圍繞念  
佛姪時已氣短伯修曰汝但念佛之一字可也  
姪問余可否余曰可念未數聲微笑合掌而卒  
又余二姪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亦持念佛號  
前者小修書來云姪子未死前三日即告諸郎  
云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至期沐浴坐堂上請

眷屬皆立而待良久曰佛至矣遂瞑二事皆余  
耳目睹記最真者方子笈曰有是哉余之長撼  
即此可立破矣

門人袁州度無涯校梓

解脫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  
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  
緣再不小艸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  
龔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

黔婁業已先之舊史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官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  
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極其體也  
鷓鴣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艸而死于稻梁者違  
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極枯于衣冠  
豢養于祿食邪一疾幾死幸爾瓦全未死之身  
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  
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恰素懷走欲言之久

矣謝不盡

陶石簣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  
過一譚病夫此來携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  
家兄弟共之

湯隕陸

聞鹽使者方至因憶令君端執手板奔波道旁  
腰肢為之作痛麴君之賜感不可言終厖中不  
忘故人乃爾弟昨與友人言吾儕居此但得地



主不餉王不留行足矣何緣復當此橫施哉未  
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  
過復令小奚取筆旁加數圈然則弟可謂勇於  
服善者矣

朱司理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  
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  
瞻之陳跡西陵嘆綺羅之荒艸鳳林覓鳥窠之  
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日宿痾頓解

無何而陶周望至約以是月遍觀飛來五雲諸  
勝計桃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黃山之中有  
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策杖而  
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肖將  
祝髮而從事永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  
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即住  
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  
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  
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扳則無謂以此

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耶着履頗忙狂顛滿紙唯恕察

江進之

西湖樵柳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竒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叙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踪跡竒秘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即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

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却烏帽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污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窮筭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之痛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府表生何有一小小知縣邪既而思之知縣賤而卑捨之甚易開府貴而尊捨之甚難知縣可

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  
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  
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叅禪開府官漸大  
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十年便蟬  
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寔也操  
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袁生必欲勸梅公  
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願冲菴蔣蘭居俱未識  
面聞之阿三云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阿  
三至吳即歸矣龍湖一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

事安可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  
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耶連日坐  
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携舊塵毛來與公對擲  
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胤不戒  
饒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  
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閒淡不敢輕易向官長道恐無端冷却人官情當柰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于作官艸艸奉復不多及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山陰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為探子所得自恨魚服不深然亦竟夜引去艸茅禮數自當

如此非敢為踞傲也分俸過侈謝謝果然之腹  
乃得一月糧何幸如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荅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  
形神俱妙為期下土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  
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  
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  
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  
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



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赴  
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為仙者  
認箕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  
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  
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  
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心妄者言  
其謬妄不寔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  
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  
即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

現之象雖脫根塵寔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  
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  
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  
猶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  
是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為趣  
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箕除  
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為本命元辰弟  
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檠筆架

去也咲咲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  
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  
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貧嗔慈忍無念非佛是  
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物非佛是謂拔  
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  
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  
度為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  
誤以神識為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  
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鄙意如此不知玄旨以為如何唯終教之

陳正甫

近日挈盧遨輩竦身雲清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為尊兄國土既爾狹路相逢不得不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湏淨而香乃可

不則打掃斗山上書室也留歛大約不過三日  
即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后簣兄弟看花  
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后簣渡江食湘  
湖蓴菜探禹穴平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  
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洞  
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于此已又至杭挈諸  
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于西浙又欲

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為陳正甫所留縱  
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迺遁無地已復道巖鎮  
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  
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即發足齊雲遊竟  
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携家住南中過夏自墮  
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  
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譚不  
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拆  
盡後來官祿耳諸名士已約同至杭道蘇之白

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去樂黃山聚首是見在樂  
與諸客南遊是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客何處總  
不計較以世上事計較不得也丘大亦客南中  
買居秦淮弟已約為隣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  
饒詩腸大寬詩眼大濶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  
詩苦弟以打州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也石簣  
間一為詩弟無日不詩石簣無日不禪弟間一  
禪此是異同處虞長孺兄弟有名士之致但其  
學問大有可商每云悟後方可調心神通出方

是佛大率為教典所誤僧孺頗有悟機只為執  
定已見不肯虛心叅訪不曾遇着作家禪客所  
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于陳正甫處得  
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  
柰太爺高道低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不相  
識吳觀我去歲住山五月眼尚醫不好觀我不  
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自家一雙光光眼不  
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篦于他手不亦惑乎法會  
兄弟近日精進如何



趙無錫

弟着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間四閱月足  
之所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  
覽贈寄之作亦幾成帙丘壑日近吏道日遠弟  
之心近狂矣癡矣賤眷居錫城久似為部下人  
即欲移家之瓜步仙舟乞借一行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邃不可言白嶽石亦奇  
但稍拔大為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

識當何如也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耶？數日圖歸，方子公或上岍生徑行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來叙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此。以故令吳時每以不解語為恨，不知百穀之深入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尚多矣。獨名理吳

越佳山水登覽略盡恨不能一一舉似并又去  
時匆匆未及報謝舟中勒數字托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  
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  
不能屬和柰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詩文已  
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即往棲霞度夏有  
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華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  
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  
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  
豈兒女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乳  
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  
貪戀之浪仙亦愚矣我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  
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愛客焉得有此  
但此地去蘇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辰  
步矣小詩成帙當致上

王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道姑蘇不意為邏卒所得江侯以舡逆之寶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已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尚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徒為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沙不覺頻蹶僕亦隨眾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

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  
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所可恨  
者錢塘義髻太濶山陰脂粉太多岳墳無十里  
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表中郎趣高而不飲酒  
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游之趣非筆  
所能描寫兄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  
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為人所嗔也  
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  
事三而破國巨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

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游非其時  
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  
前生報緣哉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  
為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  
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  
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  
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糞檐上語中

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箇促織就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撇塊骨頭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計量長短者哉求正牘刻成遂為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為弦韋明日遂行不能奉待柰何

徐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邪良背邪抑數息邪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



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即出即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若大定則即疾是定即老亦定艷舞嬌歌無處非定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定也請以質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于小中主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天長人短鬼多仙少安得以浮誕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我公欲求定當

識其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剩物  
矣如何

張幼于

讀來教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肖本懷不  
肖豈習為令者一處劇邑如糊孫入籠中欲出  
則被主者反扃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踣毛  
爪俱落主者不得已憐而放之僅得不死習于  
令者為若是耶至于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  
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

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  
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  
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  
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箇古  
人所以他頂天主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  
不得不然糞裡嚼查順口接竄倚勢欺良如今  
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  
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  
部困紮李空同一箇八寸三寸帽子人人戴得

以是言詩安往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  
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  
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  
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  
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  
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  
意耶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  
作尤覺穢褻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為長  
洲公覓去發刊然僕逆知幼于一抹到底決無

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千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往贈幼于詩有譽起為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為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古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如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此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為仲尼所忌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釋有普化為張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

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惟顛去寔古佛也  
求之玄有周顛烏高皇帝所禮敬者也玄門  
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  
之儒有米顛烏米顛拜后呼為丈人與蔡京書  
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衆香  
國裡來衆香國裡去此其去來豈州州者不肯  
恨幼于不顛狂耳若寔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  
直與幼于為友哉至于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  
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玉以明皆學佛人來

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世間  
解禪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  
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夫  
吳中詩誠多字畫誠佳然真實學道者似未可  
多得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  
文艸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名理所名者果何  
理耶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  
楚語閩語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  
之皆解夫幼于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

幼于語也天下事何必同而後快哉王百穀往  
有好事者造不根之言故不肖于集中特一辨  
白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  
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滿紙不肖近  
于顛矣幼于既不愛顛請以自贈如何一笑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  
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謔語居十之七淫語  
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



章人看當極其嗔怪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  
文如兄者絕少敝篋之叙謹嚴真寔錦帆之叙  
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  
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  
貴解脫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漢上落  
花詩引字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為弟  
叙亦極其詼諧皆至文也茅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甚熱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寔同

時者若僕于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  
不可行姑欲卜隣真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  
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  
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城內外寬淨居乞  
為僕覓一所

桑武進

兄丹鼎成矣乘彼白雲升于帝鄉當在旦暮弟  
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尚榜人晨  
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

可言弟如霜後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  
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欠槌衲衣債耳欲  
孫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鎖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  
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俠潘髯以季子婚至  
古亭浪子丘大買居椀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  
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一二雋  
人可與語者以茲表生頗過快活日子不大落

莫安得東南風再為我送錢郎至耶百穀無恙  
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傳惡信僕驚愕  
甚訛言耶染房耶抑姑婦之口耶可恠可恠曹  
以新後事諸皆可略但其遺文不可不為刊行  
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為酒甌酸甕所苦是在  
百穀與吾兄耳輓詩字字涕淚僕當勉和解脫  
為江令索刻計當完矣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濶可住弟平生好接

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  
皆可坐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為友江上柳下時  
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  
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  
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喫苦已甚故用  
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近日讀古今  
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  
可及夫物始蘇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  
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